

人世间

亲闺女

刘洪

妻子住院时，我认识了这位可怜的老人。她和我妻子同一个病房，瘦瘦的，脸上多皱纹，头发花白，却很慈祥，喜欢说笑话。

那天晚上我走进病房，十多分钟后，要回单位上夜班。老太太说：“一天没见着媳妇，不想吗？这么快就要走？”我说：“老夫老妻的，想什么呀。”她说：“你不想她，她可想你，整天没和我唠叨别的，净唠叨你这个大记者丈夫了。再坐一会儿吧，说说甜蜜话。我用被子蒙着头，不偷听，你不用害怕。”

因为每天去医院，所以我对老太太有一些了解。她是一位退休干部，老伴已去世多年。她的右胳膊摔断了，打着石膏。她的一儿一女，都40多岁了，来看母亲都是空着手，进了病房，阴着脸，啥也不说，屁股没坐热就走。有时还没走，老人就撵他们：“走吧走吧。”

好在老人有个“亲闺女”，一位二十岁出头的漂亮姑娘，栗色短发，穿戴时髦。她每天早晚都来看望干妈，每次都带着香蕉、橘子等，沉甸甸的，走进病房第一句话总是：“亲妈，好点了吗？”接着就洗水果、削果皮，给老人捶背，文文静静地和老人说着暖心话，乐得老人嘎嘎地笑。很快，病房里就弥漫着迷人的香味。

那天，“亲闺女”买来两摞一次性纸杯，说用纸杯喝水卫生。老人装着生气的样子对她说：“闺女啊，你净花些不必要的钱，有钱干什么不行呀？”并用手抚摸着姑娘的秀发，对我妻子说：“俺这个亲闺女啊，心可细啦！谁娶了她做媳妇，尽情享福吧。”

有时老人的子女来，恰好姑娘也在，子女瞥着姑娘，那眼光充满了尖利、挑剔、冰冷。姑娘的眼神则是局促不安的。感觉气氛压抑，姑娘便起身轻声说：“亲妈，我明天再来。”老人恋恋不舍地说：“孩儿，要走啊？”转头对她的子女说：“你们也走吧！”

我妻子也有个“亲闺女”，起码有二十年没见面了，平时电话也不打。有一次，妻子问老人：“你这个‘亲闺女’真是太好了！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”老人变得支支吾吾起来：“哦，这个嘛说来话长……”她竟然没细说。

老人退休前是做会计工作的，年轻时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在1984年的全市会计技能大赛中，还拿过一等奖呢。“你们《烟台日报》还登过我的大照片！”老人边说边比划，“胸前戴着大红花，可自豪啦。那年我才三十岁出头。”

有一次，老人问我，能不能想办法找着当年那张报纸，把她的大照片复印下来，她要好好保存。

那一天，“亲闺女”又来了，提着一个保温筒，里面是热气腾腾的饺子，是她亲手包的，牛肉芹菜馅的。还买了三个硕大的火龙果，把老人感动得直念叨：“多破费呀，孩子！”吃完饺子，姑娘小声告诉老人：“亲妈，刚才我又去交了一千元钱。”老人急了，说：“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马上出院，不用再交钱了。回家照样可以打吊瓶，你已经交了两千元，亲妈过意不去呀。快去把钱要回来，我明天出院！”

老人出院那天，“亲闺女”来了，一儿一女也来了。老人的女儿质问姑娘：“俺妈的胳膊治好了吗？你就让她出院？”老人的儿子紧跟着喊：“去把交警找来，说个清楚！”姑娘求援似地望着老人，老人大骂：“你俩有什么资格叽叽歪歪，冒充孝顺！”接着，又安慰姑娘：“孩儿，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，有我呢，别怕。”

当时，儿子用食指指着老人，说：“行，你就鬼迷心窍吧，到时候可别后悔。”

两个多月后的一天，老人来报社找我，右臂吊着绷带，脸色黄瘦，皱纹更深更密。她一

见到我，就用左手拍打着膝盖喊了起来：“大记者啊，你快帮帮大娘吧，我被骗啦！我打了一辈子算盘，被那个‘小妖精’给算计了。”

老人口中说的“小妖精”，居然是那个“亲闺女”。

老人摔断胳膊那天，是一个闷热的雨后。吃午饭时，孙子吵着要吃焖子，并且点名要吃西面一家大宾馆做的。老人舍不得花那个钱，就说孙子娇气。老人的儿子不乐意了，对她说：“都说隔代亲，可是你一点也不亲你的大孙子，你老了指望谁，不就指望他吗？”

儿子离婚后，一直带着独生子赖在老人家里，啃老人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。老人的女儿，45岁了，是个“老姑娘”，没工作，也蹲在娘家，和哥哥、侄子一起啃老。

老人叹着气，下楼去买焖子。到了楼下，眼前是白花花的刺眼的阳光和滚烫的空气。往西走了不远，因为天太热，加上她血压也高，感觉头晕，两腿软软的、颤颤的，直打飘儿。走到路边一辆杏黄色的QQ轿车旁时，车门突然推开，把老人碰倒在地，右胳膊“咔嚓”一声断了。

这时从车里慌慌张张地拱出一个漂亮的姑娘。围观者很多，姑娘吓得哭了。有人喊：“打手机喊交警来。”姑娘哭声更大了。老人的心被哭软了，她忍着疼说：“不怨她，怨我，是我走路不小心。”姑娘朝老人跪下了，然后起身将老人扶进车里，驾车奔向医院。

在医院里，姑娘忙着挂号、求诊、交押金、办住院手续。把老人送进病房后，又去买饭、买水果、买补品，花花绿绿的好东西堆满了床头。老人被感动了，连声说：“孩子，看你满脸的汗，快歇歇吧，别累坏了。”

大夫前来征求老人的意见：打石膏还是动手术。老人很坚决地说：“打石膏！”看着满脸汗水的姑娘，老人心疼地说：“人家孩子年纪轻轻的，挣个钱不容易呀。”

当晚，姑娘要认老人为“亲妈”，老人在惊喜中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住院期间，老人觉得好幸福啊，她有“亲闺女”了，“亲闺女”好贴心，自己的晚年有依靠了，不会寂寞了，不会那么凄苦了。

“亲闺女”说，她在三站做服装生意，挣钱还行。

老人出院那天，“亲闺女”开车送她回家，走的时候说：“明天还来，给亲妈送两千元钱，让亲妈买好吃的。以后天天来，陪亲妈说话，不让亲妈寂寞。”

可自此以后，她再也没来。两个多月了，音信皆无。打她的手机，是空号。

为什么要打她的手机呢？因为老人好想找她，夜里做梦老是梦见她，想见她一面。再就是打吊瓶要花钱，两天不打，伤口就疼得火辣辣的。老人想和“亲闺女”商量商量，能不能给点钱打吊瓶。因为，她毕竟是个肇事者。

老人说完哭了起来。我突然想起，病房里那三个硕大的火龙果，鲜红的颜色让人很轻易地忽略了它多刺的身子……

老人要求我写一篇报道登在报上，揭发“小妖精”。我问老人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老人一愣，手拍膝盖直骂自己是个老糊涂。她不知道，也没问过，当时根本没就对“亲闺女”起疑心。

“她的车牌号你总该记下了吧？”老人又一愣，刚要拍打膝盖骂自己，却用手托着臂膀深深地弯下腰，疼得直呻吟，肩胛骨颤抖着。

尽管已这样痛苦了，但临走时，老人忽然问我：“那张报纸上我的大照片，找到了吗？”

爱在流淌

沐溪

有时候，爱真的不需要说出来。它像无色无味的水，悄无声息地浸湿了心田……

年少时，我和姐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奶奶迈着“三寸金莲”走不了远路，爷爷患有高血压，干不了重活。家里的活儿，从挑水、填猪圈、刨地、送粪，到去生产队分粮食全都是我和姐姐干的。

我们村有一口很深的井，要用很长的绳子把水桶送下去打水。冬天，井沿冻得锃亮，看到姐姐要去挑水了，我就提前跑出去，弄些泥沙垫在井边。姐姐站在那儿弯腰打水，可就安全多了，我也很放心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知道姐姐长大了，每个月特殊的那几天，我什么活儿都不让她做。我比她早起，挑着水桶去挑水；比她早回家，用柳条篓子往猪圈里送泥，胳膊让篓子压出一条条深深的痕迹。虽然累得很，但我心里很高兴。

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，父亲从城里回来，带回两条围巾，一条红色带有暗花，一条绿色没有花。姐姐让我先选，我一眼就看好了那条红色的围巾。我偷偷地看了姐姐一眼，只见她的眼睛也在热切地看着那条红色的围巾。于是，我就说：“我喜欢绿色的。”其实，直到现在，我都不喜欢绿色的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姐姐要去城里读初中了。离别的时候，姐姐把自己喜欢的好东西都送给了我，包括那条红色的围巾。那天，我把姐姐送到村外的河边，看着姐姐坐上父亲的自行车后车座，慢慢地父亲和姐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仿佛一下子被一只大手掏空了，一阵阵疼痛。远远地，我听见姐姐在大声地喊着：“妹妹，我周末会回来看你！”我的泪水，一下子从眼中扑簌簌地滚落下来，心里暗暗盼着周末早点到来。

姐姐上初中了，我也上五年级了，在家陪伴爷爷奶奶就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。那时候，我们全家除了父亲，都是农业户口。生产队分的粮食、柴草等都需要有人去搬弄；生产队分的自留地，春播秋收也需要人打理。想到这些，我常常担忧：我走了，家里怎么办？

到了晒地瓜干时，天特别爱下雨，有时候看着太阳挂得老高，突然就会飘来一片乌云，下一阵雷阵雨，就要赶忙把刚摆弄好的地瓜干收起来。等太阳出

来了再接着晒。有时候，雷阵雨还会反复下几次，常常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别看我是一个女孩子，但那时候也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什么活儿都会干，以至于后来我去城里上学时，调皮的男同学都笑话我和别人不一样：右肩低，左肩高。农村艰苦的生活不仅把我稚嫩的肩膀压得一个高一个低，还让我小小的年纪就有一颗强大的心。

可能是在农村长大，出的力比同龄人多，长得比较壮实。学校要开秋季运动会，老师让我掷铅球。在训练时不小心，我手里的铅球滑落砸伤了脚，同学们把我送回了家。这期间，老师安排同学每天来我家里帮忙干活，那份温暖至今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。我有一个女同学叫水玲，她家四世同堂，家人也很和睦。我特别喜欢往她家跑，看她全家人围成一圈坐在炕上吃饭，我很羡慕。我每次去她家，她的家人都让我和他们一起吃。

我们村的南面有一所中学，周边有很多高高的杨树。那时候等不到冬天，山里的草都被拾光了。同学约我去那片杨树林里划拉树叶。深秋的早晨很冷了，我们偷偷地溜进去，看到那里厚厚的树叶，我满心欢喜。正当我使劲地用竹耙划拉树叶时，突然竹耙被人抓住了。原来是被看林子的老人发现了。我吓得大哭。老人看我年龄不大，怪可怜的，问明了情况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他把我划拉的树叶使劲地往包里装，然后背起来对我说：“前面带路，我帮你送回家！”至今，我都忘不了那双眼睛很亮、表情又有些严肃的老爷爷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农村人的朴实和善良仍深深地影响着我。有一次外出办事，我看到附近有一个菜市场，一位大爷卖的青皮萝卜不错。我选了几个，在称萝卜时，发现他的手有些发抖，忍不住问他怎么了。大爷说：“早晨起得早，没吃饭，快到中午了，饿了！”我一听，赶紧跑到前面一个炸果子的摊位，给他买了一包炸果子 and 一碗粥。几番推辞，大爷才接了过去，眼睛有些湿润的他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姑娘，多不好意思，你是好人啊！”

生活中有说不完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都有爱在流淌。爱是会传染的，你给予我的爱，我又不自觉地给予他人。爱，在你的心里，也在我的心里，在很多人的心里。